



是由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打击犯罪的具体需要决定的。中国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也有严格的使用标准和核准程序。

代表团强调：“人权理事会讨论和通过关于死刑问题的决议，应该采取客观、公正、平衡的态度，尊重各国司法主权。我们不赞成将司法问题人权化，更不赞成炒作死刑透明度问题。”

尽管中国、日本、印度等 12 国反对，但阿根廷、巴西、法国、德国、韩国、英国等 29 国投下赞成票，另有 5 国弃权，该议案最后还是得到了通过。不过，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清晰地传递给了全世界。

弃权的智慧

1989 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除断交和封锁以外的一切施压手段。中国外交包括在联合国的外交一度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在他之后撰写的《外交十记》里回忆：“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黑云压城城欲摧”。他说，这是“中国外交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时期”。

彼时中国的外交敢于斗争，善于应对，顶住了西方的压力，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长城，坚不可摧”。

1990 年 8 月 1 日，伊拉克出兵入侵并吞并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8 月 7 日，美国总统老布什签署出兵海湾的行动计划，并开始调兵遣将，准备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

为了师出有名，美国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苏联当时正处在崩溃的前夜，自顾不暇，中国的态度今年 9 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张军大使在安理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



度变得十分关键。中国赞成谴责甚至制裁伊拉克，但不赞成联合国授权动武。美国十分担心联合国授权被中国否决。而当时的中国正遭遇美国的全面制裁。

“中国外交抓住海湾危机的机遇，运用高超的外交艺术，对美国展开攻势，逼迫美国在对华关系上让步。”时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的华黎明如此评价。

当年 9 月，时任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会见西方国家外长时明确向他们传递信息：“中国对安理会有关制裁伊拉克的决议都投了赞成票，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有三个还正在对中国进行制裁，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10 月下旬，外交部发布消息：钱其琛将在 11 月初以中国政府特使的身份出访海湾和中东。美国闻讯后迅速发声，称国务卿贝克 11 月 3 日出访中东，希望中美两国外长 6 日在开罗见面商讨海湾危机。

中方随机应变，调整了出访顺序，把 6 日启程前往中东的首站改为埃及。中美外长在开罗机场“巧遇”，并进行了长谈。美方的核心关切还是中国关于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态度。钱其琛智慧地劝美国“要看得远一些，和平解决需要的时间也许长些，但后遗症会少些”，对美方授权动武问题不直接表态。

事实上，钱其琛与贝克在此次“巧遇”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讨论了中美关系，并就两国外长互访达成了谅解，实现了对美关系的突破。

美国力图在当年 11 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通过一项新的提案，让联合国必要时授权对伊拉克动武。为换取中国赞成或不否决美国的提案，美方主动邀请钱其琛正式访美。

然而，钱其琛到达纽约后，美方又横生枝节，提高了要价，把访美安排与投赞成票挂钩。我方据理力争，原则立场寸步不让，最终钱其琛代表中国对美国的决议案投了弃权票。决议以 12 票赞成、2 票反对、1 票弃权获得通过。美方松了一口气，但是找借口取消了老布什总统与钱其琛的会见。

此时此刻，中方面临两难的选择，或不去华盛顿，或去了总统不见。我方经反复权衡，决定拒绝“二选一”，而是另生一策。钱其琛指示驻美大使朱启桢星夜赶回华盛顿与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洛夫特通电话。次日清晨 6 时对方回复：欢迎钱其琛按计划访问华盛顿，老布什总统期待会见他。

弃权背后也有大智慧，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多次经历惊涛骇浪，愈发成熟。[4]